

犯罪小说黑系列

FLEUVE NOIR

死亡三重奏

LE PAIN DES
FOSSOYEURS

[法] 弗·达尔 著

Frédéric Dard



犯罪小说黑系列
FLEUVE NO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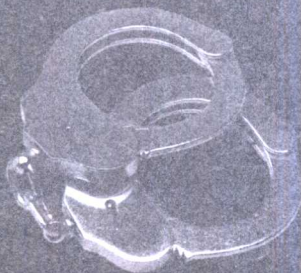
死亡三重奏

LE PAIN DES
FOSSOYEURS

[法] 弗·达尔 著

Frédéric Dard

雪松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三重奏/(法)达尔著;雪松译.-北京:中国
文联出版社,2002.1

(犯罪小说黑系列)

ISBN 7-5059-3983-1

I.死… II.①达…②雪… III.犯罪小说-法国
-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07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1-5111 号

书 名	死亡三重奏
作 者	[法]弗·达尔
译 者	雪 松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秦启越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32
字 数	93 千字
印 张	6.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9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983-1/I·3090
定 价	11.00 元

出版说明

编入这套选集中文版的小说是由法国政府以中法文化合作的名义选定,并由法国外交部按 1998 年 4 月 8 日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总署语言文化合作局第 1871/CL/LB 号文的形式赞助出版,由法国黑系列出版社授予版权,指定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独家出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达尔及其小说在法国家喻户晓。这些小说从五十年代出版以来,在法国多次再版,印数达数十万册,畅销不衰。并由许多国家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中国读者对达尔的名字也不生疏。我们出版这套选集,希望能向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法国黑系列流派的风采。

献给弗兰索瓦·理查德,以感激他
对本书的教正。

——弗·达尔

作者声明

本书内容与人物均属虚构,若与真人实事雷同也只是偶然的巧合。

——弗·达尔

内容提要

“真没想到，这一地区哪一年不死上几十号人，而且都是‘寿终正寝’的，而我却偏偏赶上惟一的一个死亡令人生疑的死者。”

据说殡葬仪式有助于刺激人的渴望，激发人的情欲和求生欲望。

女的又年轻，长得又楚楚动人，她的“老头子”，一个真正的“老头”，是本地一家寿衣寿具店的老板，一个萎琐、卑微、很不起眼的人物。至于那位“过客”，则是一名随时整装待发的汉子。于是，地狱三重奏的人物俱全，阴森可怖的舞蹈可以开始了……

“她生来人世，本来可以做一位贤妻良母的。可是直至如今，她所遭遇的三个男人，却一个是病号、一个是神经病患者、另一个是杀人犯……”

弗·达尔这位“心毒手狠”的小说家，在令人毛骨悚然的丑恶面前毫不畏缩，将外省人由于不得志而激起的一切犯罪心理和不可救药的感情败坏描写得淋漓尽致。

丛书策划 绛 云
责任编辑 秦启越
整体装帧 王 堃
封面设计 王 静

弗·达尔(1921-1999)，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才气横溢的多产作家，公认的黑系列(Fleuve Noire)小说大师，他以达尔(Frédéric DARD)为笔名发表的系列及系列小说达三百余部之多，创下总销售册数超过两亿册的纪录，许多小说都经多次再版或被搬上银幕。达尔的著作已经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深受法国及世界读者喜爱，公认是战后法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其文其名在法国家喻户晓。

达尔在法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成为一种“现象”、代表一个流派，小说自成一格，引人入胜。他的小说以内容深刻、形象鲜明、情节感人、语言奇特著称，堪称法国当代黑系列小说大师。达尔以他出众的才华，使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和所谓的“侦探小说”(Polar)在文坛上奠定基础，成为一种新的、受人瞩目的文学流派，发出璀璨的光芒。

ISBN 7-5059-3986-6



ISBN 7-5059-3986-6/I · 3093

9 787505 939868 >

定价：11.00元

犯罪小说黑系列

杀手手泪

[法]弗·达尔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一卷

1

除非你曾经在一间被女人占据着的电话亭前耐心地等待过，要不然，你决不会知道女性的饶舌能达到何种地步。

我已在这个小城市凄凉的邮局里等了十几分钟，还没轮到我打长途。电话亭里的女士终于停止她那收费的饶舌时，我惟一得到的安慰，是女接话员投来的同情目光。

电话亭装有毛玻璃，所以，我只能通过她的声音来想像她长的是个什么模样。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通过她说话的声音而断定要走出电话亭的女人，准是个胖墩墩、傻乎乎的小个子。然而，当她终于亮相时，我才恍然大悟，才明白那些自称能通过一个人的声音来推测其相貌的人，是多么迂腐可笑，其实，这比通过一个人的字体来判断他的性格和命运，更加无稽

.....

我闪开身子给她让路的女人才三十来岁,金黄的头发、苗条的身材,长着一双稍大,但颇具神韵的蓝色丹凤眼。

要是她住在巴黎的话,她就会获得对她来说最为缺乏的东西,也就是“美容艺术”。她身上的老式白色女衬衫、尤其是她穿的黑色套裙,使她身材所具有的魅力至少丧失了百分之八十。她的衣服,肯定是一名自称会做“新潮时装”,其实只会做老式衣服的老裁缝做的。要想在做工这么差的衣服下面,慧眼识珠地看出这个女人身上藏着的纤细柳腰、玲珑而匀称得令人垂涎的体形,必须是一名真正热爱女人的男人,比方说,我就是这样一位男人.....

我呆呆地望着她离去,怅然若失。这时女话务员得意洋洋地向我喊道:

“巴黎接通了!”

“接通巴黎”在这里指的是能听到我的朋友法诺听不清的声音,配合令人难以忍受的嘎嘎噪音.....

法诺有直拨电话,因此,还没接电话,他就知道给他打去长途的是我。

“你好,白雪,我这里一直在等你的电话.....情况怎么样?”

我愣在那儿没立即回答……电话亭里漂浮着一股女人身上才有的异香，让我心旷神怡。……我闭上眼睛猛吸这香气……这气味让我回忆起许多模模糊糊的往事、一过即逝的往事……一些朦胧、迷离、一去不复返的事……一些没有结果的风流韵事……一些让我想起来就想哭诉的事……

法诺的声音在耳机里嘎嘎作响，像一只掉进滚烫的油锅里的煎饼。

“喂！怎么的？说话啊！哥儿们，我问你……”

“不行，老伙计，事没办妥……那空位子让人家捷足先登啦……”

他遗憾的沉默向我进一步表明，他对我有多么关切。我的这位哥们，是位少有的热心人……他不光及时地告诉我这一“招聘”消息，还给我垫上到这儿来应聘所需的“差旅费”。

“你想想，这又有什么办法，”我安慰他道，“我的命就是苦，连吃屎也赶不上热乎的……”

他喊道：

“凭你这种心态，休想办成任何事，白雷。你听说过没有，‘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要这么没出息，光长个可怜虫心理，事事认倒霉。我看你就是喜欢跟自己过不去，过分自谦，知难

而退,缺乏‘拼搏’精神。……生活踢你的屁股踢得越狠,你越是高兴……哎,你呀你,纯粹是名受虐狂……”

我听着,任凭他冲动、任凭他把对我的抱怨全部发泄出来之后才发话道:

“哥们,你认为,眼下对我做这种长篇大论的精神分析,是时候吗?”

这才让他闭上嘴。然后他改变语调打听道:

“你啥时候回来?……”

“尽可能早回去……这地方不怎么的,就像‘清明时节雨纷纷’似的,好不凄凉……”

“那么至少你想没想靠什么来填饱肚子?”

“那你就别操心了,我自有填饱肚子的门道……”

“好吧,我今晚等你回来吃饭……千万别灰心丧气的,白雷……你懂得机遇概率法则吗?”

“这我倒是听说过,不就是说什么好事与坏事的机遇各占百分之五十吗?要是这个法则真灵的话,那么,我现年三十五岁,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我至少应该相信自己能活到七十岁?……”

说到这儿,耳机里铃声响起,表明以三分钟为计算付费单位的时间已到,我只得挂上电话。

我转身正打算走出电话间,忽然脚下踩着一

个又软又滑的东西……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个鳄鱼皮小钱包。我顺手捡起来，心想这钱包里不知装的是什么，反正绝对不会装着钱就是了。我这一辈子捡到过好几次钱包，每次捡到钱包，都是满心欢喜，以为财从天降，可是，至今从我所捡到的钱包里所掏出来的不是月票、工作证，便是钮扣或者毫无收藏价值的外国邮票之类的东西，从来没因此“发”过……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钱包塞进腰包里才走出电话亭，去向女接话员付电话费。这时，我心里还在不停地捉摸，到底捡到的钱包里装着什么东西……

我匆匆离开邮局……大步流星地往离邮局不远的火车站走去……只有那里才是我在这个小城市里的惟一目的地。我故意迟迟不去清点钱包里装的东西，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几分钟享受希望的时间。来到车站，我没直接到售票处去买票，而是匆匆忙忙地钻进厕所……

我急忙打开钱包，发现的第一件东西，竟是八张一千法郎的大票，折成四折。

“小白雷啊，”我心里想，“这回你总算是中上‘安慰奖’了……手气不错啊……”

我边装着拉大便，边继续搜，在钱包的几个夹层里，搜出一个名叫贾若梅的女人的身分证

……金发女郎的相片贴在上面……相片上的她，比刚才见到的她更年轻些，却没那么漂亮……我仔细端详相片，终于发现，这个女人长着一付迷人而悲戚的眼睛、一双让我迷惘又让我动情的眼睛。

另外，在装票子的那个夹层里，我还找到一张男人的小照。这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子，相貌堂堂，身材魁梧……钱包里装的就是这些东西。我正打算将钱包扔进茅坑，把钱装进腰包，眼前忽地出现打电话女子那双忧郁的大眼睛……

我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我要是躺在床上，从来没有“睡不着觉，扪心自问”的时候，不过对女人嘛，我还不失为殷勤备至的。

我把钱包装进口袋，走出厕所……一名清洁工在无精打采地打扫着厕所，擦着窗户。

“打听一下，您认识一位叫贾若梅的女士吗？”

“您说的是不是住向上街的那个小娘子？”

这个城市的地图上确实标有一条叫这个名字的街，于是我点点头。

清洁工支着扫帚在等我的下文，他的眼神中透着倦怠……

“她是……独身女子吧？”我犹豫了好一阵，

才终于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似乎令他十分惊愕，他带着几乎是责备的口吻对我说：

“看您想入非非的，……人家早就嫁给‘老寿’了。”

他的话，反而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您说什么？她嫁给老什么了？”

“您怎么连卖寿衣寿材的贾老板都不认得……直说吧，她是殡仪馆老板贾世丹的娘子……您没听说过贾世丹吗？这家伙纯粹是个老混蛋，一个老不死的东西……”

他说出的“纯粹是个”这几个字里所带的口吻，充满暗示。对这位一辈子受苦受累的人来说，世上到处是“混蛋”，到处是“该死的”人。

“去向上街该怎么走法？”

“您穿过车站广场……走右边那条正街……顺着那条街往前走，一直走到上坡的地方……打那里开始，那条街就被称做‘向上街’。”

我热情地谢过他，便离他而去。清洁工望着我的背脊，眼里一片迷惑……

*

当橡胶厂的人告诉我，我打算应聘的职位，已经让别人抢先一步占去时，我的第一个反应，